追忆我的公公

 作者： 范志平

 工作单位：河南省驻马店水文水资源勘测局

已经上高中的女儿说起童年的记忆，总要提起她的爷爷。爷爷讲的故事，爷爷陪着玩的游戏，爷爷带着去的地方。

傍晚的余晖中，家属院的林荫道下，爷爷背着手散步，小小的她跟在爷爷身后，调皮的把小手伸到爷爷的大手里，爷爷一边快速握起手，一边念叨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，爷孙俩笑声一片。看着女儿一脸快乐的说起，仿佛幸福的时光就在昨天。

公公生于四六年，是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。家里几亩薄田，二间草房，兄妹六人，排行老四，父亲过世的早，家贫。得益于新中国的成立，虽然贫穷，公公却能把书读到了初中毕业。“这要是在解放前，想都不要想。”公公说。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，人民的生活还十分贫困，59年的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。记得公公曾说起上学路上眼疾手快捡了一只尚能穿的绣花鞋，连忙穿在脚 上，家里十分贫穷的公公那时几乎没穿过布鞋，哪管它是一只脚绣花鞋，一只脚穿草鞋；曾说起初中毕业在家务农，那一年招兵的人驻进村子，公公毅然报名参军。招兵的军官开玩笑说他眼睛小，他笑呵呵的回答：“别看眼小，看的远!”，就这样，19岁的公公入了伍；曾说起他是如何珍惜在部队的美好时光，与战友融洽相处；如何严格要求自己，如何事事谨记党的教导；行军时帮战友背装备，休息时不忘学习；总是第一个起床把战友的洗脸水打好，部队一声令下总是冲在最前面。入伍仅两年他就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公公说起那个时刻是一脸的自豪和骄傲，那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牌，仿佛涅槃重生令他永生难忘。说起家里的草房门前挂着军属光荣的牌子是何等的荣耀；说起是如何怀着悲壮的心情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，他语调低沉地忆起战争的激烈、残酷，语重心长的告诉我们和平得来的是多么不易，最终他身挂奖章荣归故里。

仔细想想我对公公的了解不多，只言片语，零星小事，人生梗概。大多数的认知是在婆婆家住的那几年。公公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，深得组织信任，一直从事纪检工作，查办过不少大案，都是他退休后闲聊时偶尔提起，寥寥几句，即使时过境迁他依然谨言慎行，从不多说。他勤劳乐观，吃苦耐劳，到老依然保持当兵时的雷厉风行，说干就干的作风，走起路来更是昂首挺胸，腰杆笔直。退休后闲不下来的公公又变成了婆婆的得力助手，不仅是家里的大小事情要管，左邻右舍有点困难他都积极帮忙。对我婆婆的揶揄奚落哈哈一笑，对孙女的无理取闹应对自如。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与婆婆家分开。虽说分开，却只隔了一条街，女儿隔三岔五要去找爷爷玩，这样平静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女儿上小学三年级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五月末的一天。中午下班的我远远的看见公公从对面缓步走来，才一周多没见的他看起来消瘦不少。只是说有点感冒发烧，不用担心，输点液就好了，临别不忘叮嘱：“不用管，你们要上班，孩子要上学，我就是感冒了，输点液就好了，别管了！”。谁都不曾想到身体一向强健的他会一病不起。

六月初公公去北京看病，做了大手术，身体一下垮了。陪着去北京看病的老公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回来，电话那端的他无法承受自己的父亲身患绝症的事实，每每痛哭失声，不能自已。那是一段异常黑暗的时光，一家人都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打击的惊慌失措、六神无主。全家人都相信首都大医院的专家能创造奇迹妙手回春，以为他很快就能出院，以为他回来后依旧能谈笑风生，昂首阔步。但事与愿违，北京的专家做了无须继续就医的结论，很快公公从北京转回了地方医院。那段时间，家里的每个人都尽量抽出时间陪他，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的生命一点点耗尽无能为力。身体十分虚弱的他躺在病床上却还要求我们别总往医院跑，医院里有大夫有护士，让我们好好工作，不用担心他。从去北京算起，不足二月，女儿便在一个夜晚被叫去见爷爷最后一面，才上小学三年级的她知道从此再也见不到爷爷了，站在爷爷病床前哭泣着叫爷爷，这一幕至今令我泪流满面。

公公的突然离世给了我们家沉重一击，他的许多战友、同事唏嘘不已，十分惋惜，纷纷赶来参加他的追悼会，会场内外挤满了人，大家都想着要送他最后一程。望着那么多自愿赶来参加追悼会的人，我悲痛的内心隐隐的产生了一丝安慰。如今女儿已上高中，我们也步入中年，当工作和生活遭遇压力和不如意时，他依然像一个前方的标杆，指引着道路的方向；又像一盏明灯，照进我们有时迷茫不定的内心，令我们坚定，给我们力量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下个月就是公公离世八周年了。这八年来，家里没了那个中气十足的声音，没了令女儿流连忘返的爷爷。那个理着板寸，白发苍苍却高大、健硕、开朗的父亲；那个穿着军装稚气未脱，在急行军后主动要求站岗的战士；那个听到被老伴教唆的孙女喊着：“宋老头，打酱油”时哈哈大笑的爷爷，那么的鲜活，那么的生动，就象他从不曾离开。